



## ◆刊前絮语 不寻常的 师徒

◎王慧

虽说已过了小满,天还是  
不冷不热,很是舒服。上周回  
老家,在麦子地里捡了几穗农  
民拔出来的青麦子,回家煮了  
煮,居然有些颗粒饱满的了。  
老人对我说,再等几天,到芒  
种时节麦子才会成熟呢。

我以前对时令节气与农  
事的关系并不怎么在意,在编  
辑“人文齐鲁”这一年多中,渐  
渐对各种民俗节日乃至每一  
个节令都发生了兴趣,我常常  
感慨祖先制定的二十四节气  
到现在仍在指导着农事生活,  
没有哪个民族的农耕文明像  
我们这么发达。

这期“人文齐鲁”刊登的  
《奚啸伯与欧阳中石的师生情  
》讲述了一代京剧大师奚啸  
伯与弟子欧阳中石不寻常的  
交往。欧阳中石当年并未行拜  
师礼,但却成为奚啸伯最得意  
的弟子。人都说知子莫若父,  
而这里却是“知师莫若徒”。欧  
阳中石知道师父挥金如土,不  
善理财的弱点,偷偷用借钱的  
办法为师父积攒下一笔钱,关  
键时刻发挥作用;而奚啸伯不  
但让欧阳中石帮着修改剧本,  
最后还把自己的孙子托付给  
他来教导。这种相知相交在过  
去的师徒当中并不多见,很是  
感人。

六一节快到了,孩子们的  
节日总会勾起人们对童年的  
回忆。这期刊登的黄杏林老师  
的《六月里花儿香》记述了上  
世纪50年代小学生过儿童节  
的情景。庆祝大会、联欢、入  
队,还有国家特批专款购买的  
葵花子和糖块儿,儿童节的幸  
福就是这么热闹和简单。现在  
生活好了,普普通通的好吃的  
好玩的已不足以吊起孩子的  
胃口,有时候作为家长都发愁,  
儿童节该怎么给孩子过?

《那一年,济南火爆悠悠球》  
记述了2000年在济南举办  
的一场悠悠球比赛。悠悠球  
这种玩具孩子们现在依然在  
玩,但没有前些年那么火了。  
电视里还是会时不时地播出  
关于悠悠球的儿童电视剧。现  
在的文化产业都一条龙了,很  
多儿童电视剧已经不单纯是  
电视剧,而是卖儿童玩具的广  
告剧了。几乎每个剧里都会  
出现一样或几样玩具,诱惑着  
孩子们看完电视剧就要去买,  
至少这些年我们家的玩具就  
是这样来的。

●编辑:王慧 ●美编:马晓迪

## 梨园佳话 旷世情谊

# 奚啸伯与欧阳中石的师生情

□朱晔

### 未行拜师礼的 得意弟子

欧阳中石是著名学者、书法  
家、书法教育家,又是一位极负  
盛名的京剧票友,并是奚派艺术  
的第一传人。涉猎多种领域而且  
都成就斐然,却自嘲是“不务正  
业,无家可归”。他说:“写字是  
没有穿上行头的戏剧”。书法和  
京剧,为师徒二人搭起了连心  
桥。在奚派弟子中,欧阳中石掌  
握的精华最多,奚欧二人相交30  
余年,情同父子,过从甚密,相  
知最深。

欧阳中石在济南一中上学时  
就是个戏迷,还能马马虎虎唱  
两句。少年欧阳常到他的同学  
、“发小”马寿甫家玩。马的哥  
哥马寿泉是北洋戏院的经理,马  
家就住戏院的后院。1943年  
的一天,15岁的小中石又来马  
家玩,一看有客人就到院里吊  
嗓。他唱了两段后,从屋里出  
来一个个子不高、温文尔雅的  
中年人,问他说:“你还会唱  
别的吗?”“会。”他回答。“  
唱唱看。”欧阳唱完,那人笑  
着问:“你唱的是谁的戏?”“  
奚派。”“那,我就教你吧。”  
欧阳听了一愣:“你?”这时  
马寿泉走过来:“你知道他是  
谁吗?他就是你崇拜的偶像奚  
啸伯老板,还不快叫师父?”  
小中石这才如梦方醒,连忙深  
鞠一躬口称师父。从此奚先生  
每到济南演出,欧阳总是随侍  
左右,跟老师学了不少数。1948  
年奚先生想让他下海,可他父  
亲坚决不同意。两年后他考入  
北京大学,终于能经常与老师  
见面学艺遂了心愿。那时拜师  
,必须由老师下帖,遍请名角,  
先焚香祭拜祖师爷,弟子再向  
老师跪行大礼,然后大摆筵席,  
否则,梨园行里就不认账。奚  
欧师徒虽未按惯例举行拜师  
礼仪,可是他们师徒之间的那  
段真挚感人的生死情谊,却多  
年来传颂不已。

### 徒弟为师父 修改剧本

奚先生是满族正白旗人,曾  
祖父崇纶官居湖北巡抚,祖父  
裕德是内閣大学士,父亲熙明  
是文会画艺术专家。他幼时家  
道中落,生活拮据,但是他酷爱  
京剧,好玩票,8岁时开始跟着  
留声机学唱戏,后来人们戏称  
他是“留学生”。为此屡遭父  
亲责骂但不改初衷,终于19岁  
时毅然下海。他先学言菊朋,  
后学余叔岩,转益多师,逐渐  
形成“委婉细腻,清新雅致”,  
具有“洞箫之美”的独特艺术  
风格。后来马连良、谭富英、  
奚啸伯和杨宝森并称“四大  
须生”。因为奚啸伯是从玩票  
起家,所以对同为票友的欧阳  
中石惺惺相惜,格外青睐。欧  
阳先生才华出众,文采风流,  
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中,奚先生  
经常同他讨论切磋,十分信任。

1956年小说家汪曾祺一时心  
血来潮写了一部剧本《范进  
中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  
文史学家王昆仑先生大为赞  
赏,就推荐给奚啸伯。当时奚  
先生和汪并无交往,但读过剧  
本却产生共鸣,就决定排演这  
出戏。一天傍晚他到一家小  
酒馆喝小酒,抬头看见汪曾  
祺也在独斟自饮,于是凑上前  
去自我介绍。二人相识恨晚,  
酒逢知己。奚说:“我正排您  
的大作呢。”汪说:“在这排  
练中您可以随意改动,千万别



奚啸伯



欧阳中石



奚啸伯《范进中举》剧照

今年京剧大师  
奚啸伯诞辰100周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奚啸伯与马连良、谭  
富英、杨宝森一起并  
称“四大须生”。山东  
是奚派艺术发展的重  
要基地之一,奚啸伯  
生前曾多次来山东演  
出,弟子遍及山东各  
地。5月22日,奚派京  
剧艺术演唱会在济南  
举行,奚派弟子、著  
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  
生在演出之后携众奚  
派弟子上台向观众致  
意。许多人这才知道,  
欧阳中石是奚啸伯的  
得意弟子……

客气。”奚说:“有您这句话我心里  
有底了,但请您放心,主框架是  
不会变的。”

之后奚啸伯几经打磨,并在  
长安大戏院参加全市汇演,独  
获奖金300元。不过奚先生并不  
满足于此,1962年他在石家庄  
京剧团时又对此剧进行修改。  
为此他专程回北京找爱徒欧  
阳中石商讨切磋,让他执笔改  
写唱词。欧阳遵从师命连夜挑  
灯夜作,重新改写了整整三大  
段,次日师父看过点头不已。  
这次修改本成为定稿,此后  
再也没改过,《范进中举》成  
了奚

啸伯京剧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顺便提及,“文革”中汪曾祺  
被赶到湖北“五七干校”变相  
劳改,后突然调回北京参加现  
代京剧《沙家浜》的修改,从  
而避免了皮肉之苦,很可能  
与奚啸伯的《范进中举》有  
关。

### 神秘求助成就 一段佳话

奚啸伯一向交友不吝,挥金  
如土,凡是和人吃饭多是他埋  
单。弟子们吃住都由他包揽,  
所以尽管他挣钱不少,可经常  
囊中羞涩,有时连回石家庄的  
盘缠也没有,只好向人借钱。  
一次他突然接到一个弟子的  
来信,说家中有病人,求助  
师父每月接济10块钱,奚先  
生也没多问就吩咐会计每月  
寄钱给弟子。后来他回北京  
小住,返回时又没钱了。正准  
备向朋友借时,那个弟子送  
来了几百块钱。奚先生一愣,  
断然拒绝,因为他从不花徒  
弟的钱。弟子说:“这是您的  
钱,是您的钱!”“怎么会是  
我的?”那弟子哈哈一笑,说:  
“我看您挣那么多钱,还有  
时间向人借,心里很不是滋  
味,就想出这个法子替师父  
存点钱以备急用。”奚啸伯  
听了十分感动。这段佳话流  
传甚广,可这个弟子究竟是谁  
呢?多年后一位“奚迷”曾  
拜访欧阳中石去刨根问底,  
欧阳夫人从内室出来说:“  
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师父  
每月寄钱来,都是我去储蓄  
所存的,给师父攒着备用,  
还真用着了。”捅破了这层  
窗户纸,那位来访者不禁对  
欧阳夫妇肃然起敬:这真是  
师徒情深,尊师如父啊。

### 危难显真情 托孤受大命

奚啸伯一生敬业,不求闻  
达,把全部心思倾注在京剧  
艺术上,其道德风范人人敬  
仰。但却命运多舛,屡遭迫  
害。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  
迫离京赴石家庄谋生,两年  
后虽然“摘帽”,可十年浩劫  
又把他打进十八层地狱,屡  
遭摧残。

同居京城时奚欧师徒形影  
不离,有说不完的话。奚啸  
伯去石家庄后,师徒间鱼雁  
传书也从不间断。常常是前  
一封还未回信,又收到对方  
的第二封。他们写信都用毛  
笔,而且格式随意不写上款  
,内容天马行空,想到哪儿  
就写到哪儿,很像促膝谈心  
,对面而语。可惜,那场浩劫  
中断了他们的通信,那些探  
讨艺术的珍贵信件也被劫掠  
无归。“文革”中,造反派  
为搜集奚先生的“罪证”,多  
次找欧阳中石取证,最终一  
无所获。气得调查人员说:  
“哼,你这不是为奚啸伯

歌功颂德吗?”欧阳回答:  
“实话实说嘛!”

1976年欧阳先生患脑血  
栓,怕师父难过,没敢对师  
父说。后来实在难忍思念煎  
熬,便去了石门。他看到恩  
师半身不遂,骨瘦如柴,不  
禁一下子抱住老师的双肩,  
呜咽着说:“我看您来了。”  
奚老泪纵横,反倒安慰他  
说:“别难过,别难过。”晚  
上师徒二人交谈到很晚,  
次日晨恩师对他交代了两  
件事。奚先生说:“这几年我  
总是像看电影一样,把所  
见到的都想了一遍,主要是  
想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  
想来想去没有昧过良心。”  
他还说:“一次去北京,临  
时没钱了,让徒弟张宗南送  
来一百块钱,我说好算我借  
的,本来想回石门后立即寄  
还他,可后来忘了,觉得对  
不起他。不过,现在我真没  
办法还他,将来等我落实了  
政策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  
先还他钱。”欧阳事后把这  
话转告张宗南,宗南热泪  
滚滚,泣不成声。

奚先生托付欧阳一件大事。  
他说,儿孙一辈孙子奚中路  
是块好料,希望他把奚中路  
培养成才,传承奚派艺术。  
欧阳一再推说哪里敢当,  
恩师正言说:“这是我踢  
的,长者赐,不能辞啊。”欧  
阳这才遵从师命,当场听了  
奚中路的吊嗓。他还请老师  
唱一段,奚先生说,这些年  
没张过嘴是不能唱了。后  
来他又说:“中石来了,我  
试试。”结果胡琴过门到  
了他却找不到张嘴的骨  
节眼儿。琴师又调高调门  
请师父再试,还是不搭调。  
老人家喃喃自语道:“真  
的不会唱了。”说罢是傻  
笑,又像是苦笑。欧阳中  
石是街巷陪练老师一笑,  
猛地转过脸去泪如雨下,  
心如刀割。被誉为“四大  
须生”的一代宗师竟然  
不会唱戏了。呜呼,夫复何  
言!

奚先生果然眼力不错,他  
的弟子欧阳中石并没有辜  
负恩师的重托,他的孙子  
也不负爷爷的厚望。虽然  
这是最后的诀别,但是欧  
阳中石一直身体力行地  
弘扬奚派艺术,悉心向奚  
中路传授奚派技艺,并授  
以文史知识;奚中路也  
认真学戏,终于成为梅  
兰芳金奖获得者、青年  
京剧八大明星之一,而且  
是中国京剧历史上第一  
个戏曲研究生班高材生  
,上海京剧院的一张名  
牌。“师父奚前辈和我  
恩师欧阳老的师徒情  
谊旷世罕见,他们做人  
唱戏都堪称我等后辈  
的楷模。”——国家一  
级演员、山东省中  
青年“德艺双馨”艺术  
家称号获得者、济  
南京剧院新编京剧  
《辛弃疾》的主角李  
保良如是说。

●稿件及图片发至: wanghui3050@126.com  
●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  
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关照的是今日之